

## ◎ 體貼入微

【釋義】 體會、思量達到細微的程度。※語或出清·趙翼《甌北詩話·卷二·杜少陵詩》。後用「體貼入微」形容對人的關懷與照顧，十分細緻周到。

【近義】 體物入微、體恤入微、體貼入妙、無微不至

【反義】 視若無睹

【典故】 趙翼（西元 1727~1814），字耘松，號甌北，江蘇陽湖人，是清代詩人及史學家。他的詩與袁枚、蔣士銓齊名，合稱「乾隆三大家」。論詩重「性靈」，主張創新，與袁枚接近。他反對明代時的復古傾向，也不滿沈德潛等人的「神韻說」及「格調說」。所著《甌北詩話》，系統地評論了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白居易、蘇軾、陸游、元好問、高啟、吳偉業、查慎行等十家詩。在評論杜甫詩作的文章中，他認為杜甫的詩，表現了他個性中本有的性靈，完盡地表達了詩的意境，往往是其他人所無法達到的。另外部分寫景的詩，即使未必是所要表達的意境，然而因為竭意地摹寫，反而令人讀來印象深刻難忘，感覺奇險至極。至於一般的寫景，雖不一定有刻意驚人的詩句，但那體會、思量所達到的細微程度，卻也是其他人無法表現的。在這裡趙翼就用了「體貼入微」來形容這種藝術創作的境界。後來「體貼入微」常被引用來形容對人的關懷與照顧，十分細緻周到。

【用法】 形容對人的關懷與照顧，十分細緻周到。用在「細心呵護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受到這麼體貼入微的關懷，老人不禁流下了眼淚。  
2. 總經理嚴於律己，卻寬以待人，對同仁體貼入微，關懷備至。

## ◎ 雞皮鶴髮

【釋義】 白髮皺皮。形容老人的形貌。語本北周·庾信〈竹杖賦〉。

【近義】 雞膚鶴髮、鶴髮雞皮

【典故】 「雞皮鶴髮」原作「鶴髮雞皮」，出自北周庾信的〈竹杖賦〉。文中，桓溫用「雞皮鶴髮，蓬頭歷齒」來形容楚丘先生的外貌，頭髮發白而且散亂，皮膚粗糙鬆弛，牙齒稀疏，指楚丘先生老了。後來「雞皮鶴髮」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，用來形容老人的形貌。「雞皮鶴髮」較早的書證如唐玄宗〈傀儡吟〉詩：「刻木牽絲作老翁，雞皮鶴髮與真同。」用來形容傀儡戲偶白髮皺皮，作得栩栩如生，和現實生活中的老人一個模樣。

【用法】 形容老人的形貌。用在「垂老暮年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那老婆婆一臉雞皮鶴髮，想必有八十歲了。  
2. 個人從青春紅顏走到雞皮鶴髮的過程，恰似由旭日東昇到日落黃昏。

## ◎ 聲聲不息

偶然的失敗，並不等於永遠的失敗，反而是通往真正成功的必然之徑。生命也許就像駝鈴一樣，一下又一下，從不間斷的敲響了一生，只要留心，總能夠從平凡瑣事中，聽到生命的聲音。

一個人總會被過去發生的事情所纏繞，形成一個個隱藏在內心中的結。有的可能感受不到，有的可能會感受到。但不論是那一種，最重要的，就是勇敢的敞開心胸，解開心結。請記住，永遠不要被過去束縛。

## ◎ 父親的便當

他的父親是台南縣下營鄉的一位農夫，沒讀過書，也不識字。只知道一家幾口全得靠他在田裡辛苦的耕種，等待秋收時，田裡的收成才是一家溫飽的「事實」。

那一年，他考上建中。沒有家人的喝采，更沒有那個年代家中孩子考上北聯前三省中的鞭炮聲，或是祭祖的祈福祝賀；有的只是和父母商討繼續升學的「可能性」。

「你這個死嬰仔，哪出去，就別給我回來！去死好了！」他父親氣憤的將鋤頭扔在地上，生氣地說著。

但求學心切的他，頭也不回的背著簡單的行囊，趕搭客運車往火車站的方向前進。他心裡想著：「父親一點也不懂得教育，更不懂得讀書的重要，或許父親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愛。」他心中一直想著，淚早已濕了眼眶。手中握緊中學老師的借款，及媽媽背著父親偷偷標的會錢，隻身坐在北上的平快火車上，而淚水卻被嘉南平原的風蒸乾了，一回又一回。

後來，學校的師長三番兩次的來家中，勸他父親，父親才平息對他國中畢業後不就業的怒氣。

第一個學期結束，他放假回到家中，父親沒有用笑容迎接他，只是冷冷的告訴他，在廚房櫃子裡，有一個從街上買來的雞腿便當，快去吃，吃完牽牛到水塘裏洗澡，一邊還囁著：「現在的商人，真是奸商。一個便當居然要三十五元，貴死人了！」只見父親的身影，漸漸的消失在田的另一端。

害怕父親生氣，回過神後，他快快的走進廚房找那個雞腿便當，因為已經有一個學期沒吃過肉，早已不知肉味了！他大口大口的吃那香噴噴的便當，總是一嚼再嚼，才捨得慢慢的吞進肚子裏。心中卻仍是想著：「父親真的很不懂得愛，更別提愛的教育了。」

就這樣公式化的生活。一學期一學期地過完。那一年，當吃完了第十八個雞腿便當後，碩士畢業，他當兵去了，只有母親送他去車站搭車，而父親仍是「無情」地在田裏工作著，也不理會。

當完兵後，他順利考上研究所博士班，也娶了個如花似玉的碩士太太，生了個可愛的女兒。每次回鄉下老家，父親也只是用兩個雞腿便當來歡迎，一語不發，便又獨自下田去了。

這一刻，他心中想著：「認命吧！這老農，什麼也不懂，要是台灣的教育不改革的話，便會有許多只懂打罵，不懂愛的教育；必會有更多像他一樣的悲劇。」每次回家，他的心中便如此思索著。他想：「還是國外的教育理念比較好，懂得愛，又民主。」所以他決定向國科會提出經費申請，到英國搬些「新思想」回來「救國」。

出國的那一年，父親病危，躺在家中，三哥，四哥不斷打越洋電話，但總是難聯絡上他。好不容易聯絡上了，在得知父親病危的消息後，趕忙安排機位返家。

父親知道孩子因為班機的問題，恐怕趕不及與他見最後一面了。於是交代其他兒子們：「老公沒回來前，不要太快將他葬了，這樣對他那一房人不好。」兒子們為了遵照父親的遺言，於是先用冰庫來冰凍他的遺體。

當他返抵國門，便叫了部計程車，直奔家中，不料已和父親天人永隔。望著父親的遺容，心中百感交集，過去的種種，剎時浮現腦海，心中想著嚴父過去在田裏辛苦工作，放牛吃草，還不是為了一家溫飽，打孩子，也只因怕孩子學壞，此刻，一幕幕情景掠過他眼前，他不禁放聲痛哭。

三哥過來扶起哭泣中的弟弟，叫他先到廚房吃飯。也許是哭渴了，想在冰箱找點水喝。當他走進廚房打開冰箱，卻看見冰箱裏塞滿了已不是很新鮮的雞腿便當。

## ◎ 母親的相簿

謝勳

住在美國三十幾年了，有機會和媽媽談話，不外是些電話上聽起來重複又重複的噓寒問暖的話。本來就顯得木訥的我，多半時候是靠觀察和聲音的細微差別，來揣測她的健康和心情。我們交換的話語有限也不深。最近回台灣，我們有個心靈溝通的下午；我也帶走了長久存在媽媽記憶庫裡的點滴。

本來說要出去看阿姨的，媽說她感覺有點累，不想出去。她突然慢步走向客廳裡的胡桃木壁櫥，打開門，要我幫忙拿出一個大紙箱。箱子裡塞滿一堆不同顏色和大小的相簿，有些還滿新的，像去年我兒子的畢業照那一本，有的卻舊得有幾頁被蛀蟲啃得傷痕累累。她帶著疲倦的聲音說：「家裡這一堆相簿，放著久了也沒用。將來我走了，反正也要燒掉的。你要的就拿去吧。」

這突如其來的吩咐，叫我驚訝。媽媽一向惜物，捨不得扔掉東西，連舊雜誌和用過的大信封也如此；她對身邊東西的愛護，幾近執著的程度，有時候，會為了掉一件小東西懊惱半天。而今天，她卻顯得那麼灑脫，把這些長年下來，保存得好好的相片視為身外物。

我近年來剛好有點想寫以家族為中心的回憶錄，滿足兒子和媳婦的好奇心和願望。早年不用心，沒好好珍惜、整理過舊相片；出國前的影像紀錄幾乎全不在身邊。這意料之外的機會，使我興奮得心跳一下子加快。我一頁過一頁、一本接一本本地看，她也跟在後頭一本一頁地重溫舊日子。好一陣子屋裡靜悄悄的，只有偶爾翻閱相簿輕輕的沙沙聲響。我頓時好像搭上了時光的飛快車。

被年歲模糊了的童年記憶有些陌生，眼前老家的古舊照片簿好像是個視窗，從外頭看裡頭，從現在看從前。竹南平房老家的中庭有口水井，好幾次家裡大宴客時，遠從台北來的阿傳師傅就在那裡忙得汗流浹背，準備幾桌酒菜；我們兄弟倆喜歡在家門前那條小水溝抓泥鰍，還有小朋友們來訪時我們玩甘蔗板工廠裡的輕便車，這些好久沒有在記憶銀幕裡閃現了。褪色的小學團體照中，大家都打赤腳，即使有錢人家的小孩也不願意穿鞋子讓同學指指點點；那時候，下雨天穿的多半是蓑衣，風雨一大，水滴就沿著縫隙而入，脫也不是，穿也不是；那些蓑衣現在只能在賣給外國人的紀念品店裡看到小模型。

在她這一堆寶藏裡，記憶一片片地掀開。媽年輕時，穿著時髦，很在意她的形象。那一張在崎頂海水浴場拍的，她打赤腳戲水的照片，可以說是罕有的。媽到現在依然如此，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整整齊齊的才出門，化妝試衣花個兩、三小時在所不惜。連我媳婦都說了，她很少遇到像媽媽這樣的老一輩。其實多年下來，媽就是不喜歡一個「老」字。上階梯時我想扶她一把，她卻很自然地將我的手推開，嫌我麻煩；別人用讚歎的口氣說看不出來她已過八十的時候，媽最開心了，少吃一、兩頓也無所謂。媽喜歡不時地對年老這回事挑戰，記得七、八年前她跟一個旅行團到泰國玩，想不到她也隨一堆年輕人坐在降落傘上，任由一艘汽艇拖著，在湖的上空翱翔了一陣。那一張她就快著陸的照片上，她還笑哈哈的。

翻到一張發黃而有些斑點的黑白照片，那是我出生不久後，身著日本學生制服的大叔抱著我照的；想起在我最早期記憶裡，祖母時常一邊嚎啕大哭，一邊喃喃自語：「你這不孝兒啊，說走你就這樣自己走了，也沒想到你老母。」當時不能了解，長大後才知道深深疼我的大叔，中學畢業沒多久就往生。後來我不知道從哪裡找到他的一本英文課本，封頁裡他寫了這麼一句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我更感到納悶，不知該怎麼問起。思索了一下，我終於鼓起勇氣問她說：「阿清叔為什麼會自殺？」媽抬起頭來，老花眼鏡架在鼻樑上，眼睛略微朝上對著我看：「啊，他真疼你，那時候，美軍空襲台灣，物資欠缺，買不到什麼。你阿清叔用他自己省下來的錢，到黑市買奶粉回來給你吃。」從她淚珠欲出的眼光裡，我可以感受到，這麼多年了，她對清叔的懷念還是依舊真而深。「他就是想不開，愛上一個和別人已經訂了親的女孩子。他是兄弟姐妹裡最聰明、嘴巴最甜的。你阿公阿嬤最疼他。想不到他就那樣走了。弄得全家好一陣子沒有歡笑。」在逐漸晦暗的客廳裡，我們母子倆沈入追思的流沙裡，連一點聲響也沒有。

只覺得媽媽忽而陷入深思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又偶爾一聲長歎，嘀咕的大概就是親朋好友的往事，說這個不在了，那個車禍死得好慘。忽然幾聲大笑，原來是她記起來小時候穿上一件心愛的新雨衣，走在路上，被路過車子的污水濺到而哭著走回家。媽媽開朗的笑聲是她的標記，也是她最可愛的地方，每在電話上聽到那種笑聲時，我就全然安心，知道她確實平安無事。

天色已晚，我說：「媽，我們出去吃飯吧。」好久沒和媽媽有過如此深度的對話和心與心的溝通了。